

◇简平专栏·简言之

◇信笔扬尘

◇小说世情

孔雀,公鸡,兔子与欧拉的羊

简平

我给一个做不出题而十分苦恼的小学一年级孩子完成了一道《寒假作业》里的数学题：一只孔雀的体重是一只公鸡加上一只兔子，一只兔子与两只小鸡一样重，一只孔雀又与四只兔子一样重，那么，几只小鸡才与一只公鸡一样重？我承认，我完成得有些艰难；我承认，我一边做一边怒怒这样的算术题真是无聊透顶。

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没有遭此一劫。那时，我们做算术，1加1就是等于2，86减40就是等于46，一点都不弯弯绕，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吓人的怪题、偏题，所以，我们都对学算术兴趣盎然，常常自行比赛，看谁做得快，做得好，不需要减员，没有课业压力，不用每天晚上做作业到深更半夜，所以，可以去看星星，认识北斗七星；可以去读格林童话，在《渔夫和他的妻子》中懂得贪得无厌会导致失败的报应；可以早早地入睡，进入甜美的梦乡，第二天一早自觉自愿快乐地地上学去。如今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虽说我不是个数学家，但在日常生活里，去菜市场买土豆，去水果店买苹果，去超市里买酱油，也很少算错过账，当然，更没有遇到过必须去进行孔雀、公鸡、兔子体重换算这样说出来都会让人笑话的事情。



简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，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文学、影视、新闻作品获多种国内外奖项。“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称号获得者。

可是现在，连一般的通识教学也要把孩子整得死去活来。翻看一下，如今的数学基本上已经没有形态正常的题目了，诸如孔雀、公鸡、兔子这种题目比比皆是，占尽上风，令人头晕目眩，以致干脆干脆地说人四肢都成不正常的了。我想，一个去年秋季才刚刚上学的孩子，简简单单、老老实实地做出一串串1+1=2、86-40=46这样的个位数、十位数以内的加减法题目，会多么有成就感，由此会多么地喜欢上数学，并且每天可以睡得踏踏实实，而如果像现在这样一天到晚因做如此“变态”的题目而费时烧脑，且精神崩溃沮丧，那会在心里对数学埋下怎样的深仇大恨。

其实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，我们的教学应该培养、唤起孩子的兴趣和热情，让孩子感受到快乐和成就感，一旦失去兴趣，失去热情，失去快乐，失去成就感，那么，孩子便会产生严重的身心负担，因此而厌学，而逃离，这与教学的本意完全是背道而驰的。事实上，不要仅仅说上学这回事了，兴趣、热情、快乐和成就感的丧失，会使整个人生都将受到负面的影响。我觉得要落实减负，就应该减少课程，降低难度，至少让作业题回归正常，如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我不相信孔雀、公鸡、兔子体重换算这样的题目源自生活本身，其实不过是故意增加难度罢了。

这倒使我想起了瑞士大数学家欧拉。他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好奇，去问老师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星，结果被刻板的老师数落一通，最后竟被学校开除。于是，欧拉只得去放羊，成了一个牧童，他就是在放羊的过程中学会了数数，学会了长和宽的度量，学会了面积的计算。有一次，父亲想盖一个长方形的羊圈，那需要扎上110米长的篱笆，但算下来现有的材料还缺10米。正当父亲为难之际，欧拉却说，不用缩小羊圈，也不用再去购买材料，只用将原先的长方形改为正方形便是了。一开始，父亲还不相信，可事实证明，欧拉是正确的。欧拉没有做过什么孔雀、公鸡、兔子体重换算的无聊题目，而是在放羊的生活中学习到并实践了真正有用的数学知识，后来在他十三岁那年，成为巴塞尔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，以后又在数论、几何学、天文学、微积分等好多个数学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

冬酿一缸柿子醋

侯美玲

深秋，院子里的柿子成熟了，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，母亲喜上眉梢，因为有足够的柿子可以酿醋了。

酿醋用的柿子绝对不能有伤疤、裂痕，母亲深谙其道，一定亲手采摘。一根细细长长的竹竿，末梢有一个特制铁钩，母亲对准柿子的枝条，只消轻轻一扭，枝条就会夹在铁钩上，再缓缓抽回竹竿，摘下柿子，轻轻放在竹箩上，拿回家晾在篾席上，静待柿子变红变软变甜。

霜降这天，天气晴朗，母亲早早起床，带着我去沙沟泉挑水。沙沟泉的水经过山石层层过滤，从山脚下咕咕流出，清冽甘甜，是酿醋的最佳搭档。酿醋用的大缸是我们本地产的耀州瓷，结实耐用，母亲已经清洗干净。挑回来的山泉水煮沸，一半放凉待用，一半趁热对陶缸消毒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最具仪式感的酿醋环节拉开帷幕。母亲重新洗手，换上干净衣服，用方巾包住发丝，像虔诚的信徒，绝不容许有任何差池。一层柿子一层白糖一瓢泉水，母亲不紧不慢，动作张弛有度。太阳照在院子里，大缸、柿子和母亲组成一幅乡村酿醋画面，古色古香、韵味十足。

冬日日照时间少，酿了柿子的醋缸要放在面南的墙根下，白天沐浴阳光，夜晚相伴月色。大雪飘飘的夜晚，母亲惦记那缸醋，半夜起床用棉布遮盖醋缸，冰雨突然来袭，母亲费力地挪动大缸，生怕缸里的醋被雨水浸染。

秋收冬酿，醋密封在大缸里，谁也无法保证它的好坏，把一切交给时间，交给冬天，交给岁月，才是最好的安排。漫长的冬天，柿子、白糖、泉水，三者意外相逢，竟然产生了奇妙反应，它们相互接纳、浸润，慢慢水乳交融，最终成为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无法分离的柿子醋。

午后的阳光普照大地，醋缸晒得烫手，不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，一缕缕酸酸甜甜的香味若隐若现，这是醋的正常发酵，母亲的心也跟着欢喜起来。有时候，一连几天听不到醋缸发出声响，母亲的心就会变得沉沉的，时不时将耳朵贴在缸壁，期待气泡破裂的声音出现。冬天的村庄，家家户户都有一缸正在酿造的柿子醋，空气中到处充溢着果酸味，淡淡的，甜甜的，酸酸的，让人陶醉，让人神往。

一缸柿子醋，凝结了母亲一个冬天的期盼。时间是最好的证明，柿子醋经过一百多天的冷暖变化，香气自然溢出，清冽甘甜，是酿醋的最佳搭档。醋可以出缸食用了。揭开缸盖一刹那，一层乳白色醋盖浮在表面，这是好醋的证明。用竹筷蘸一点，仔细品尝，馥郁醇厚，酸香绵长，正是期待的滋味，母亲的脸上笑出了花，眼角的皱纹聚在一起，是满足、心安和快乐。酿醋的柿子红如玛瑙，不用加任何着色剂，酿好的醋定然色如琥珀，装入玻璃瓶清澈透亮，成了一家人的调味琼浆。

绍兴人有酿女儿红的习惯，家乡人也喜欢用柿子醋招待贵客。哥哥结婚前一年，母亲特意在冬天多酿了一缸柿子醋，婚礼当天，不善言辞的母亲说得最多一句话是：“这些菜都是用我酿的柿子醋调味的，你们尝尝，合不合口味。”说这话时，母亲是自信的、喜悦的。

那年，我要去外地上学，担心水土不服，母亲在我的行李中偷偷放了一瓶柿子醋。学校饭菜不合口味，离愁别绪时常涌上心头，我暗自垂泪，想起那瓶柿子醋，心中不由得窃喜。同样一碗饭菜，只不过多加了几滴柿子醋，竟然华丽变身，那醇厚的酸和清淡的香又重新回到味蕾，心情也渐渐明朗起来。如今，每每离乡远走，总也少不了母亲的柿子醋，那是家的味道，更是爱的味道。



宁静的河滩 何红 摄

◇人间小景

难忘的一顿团圆饭

余凌

1991年，是我家最艰难的一年。那一年，奶奶和外婆同时生病，外婆长期住院，奶奶呢，也需要看病拿药。当时姐姐上高二，我上高一，一住住院费、医药费、学费，里里外外都需要钱，沉重的生活压得父亲母亲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本以为生活最苦也不过如此，谁知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，因时节不好，猪肉大幅降价，越降越厉害，父母赶紧把辛苦喂养的四只大猪低价卖给了猪贩子，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。然而，老天爷还嫌我家的苦难不够，冬月十九，外婆过世，料理完外婆的后事，已是家徒四壁了。

那一年，是我家唯一一次没有杀年猪过年，幸好，舅舅给我们送来了一块腊肉。腊月二十九，是我们家团圆的日子。早上，母亲找来楼梯，爬到灶房正中的圆椽下，取下挂在上面仅剩的一块巴掌大的腊肉。

母亲将这块肉放入锅里用水煮，不久，一股弥漫着腊肉的香味儿，同时也弥漫着年的味道，便行走在鼻腔里。此时，心里漾起一股暖融融的情愫，那久违的腊肉熏香扑鼻，金黄油亮，真让人垂涎欲滴。

母亲将这块肉余过水，抄根竹筷当心一插，从水中挑起它，视若珍宝地放进灶台上的碗里，出门忙去了。

那天，我和姐姐都在家里复习功课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腊肉去向，只晓得今天要过年，有好吃的，也没多想，只顾着自己的功课。

中午，母亲忙完活回来，一看，灶台上的碗里空空的。母亲慌了神，她将厨房三层三层找了个透，这块腊肉像有意和她捉迷藏，始终找不着。

当母亲发现灶台上有狗脚印时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“这背时的死狗，这下，我们拿什么来过年，拿什么祭祀菩萨和灶神爷……”母亲边说边吸泣着，眼泪肆意地流淌。

那一年，母亲终是祭祀了各方菩萨，祭品乍一看很像那块丢失的腊肉，实际却是一团四四方方的大头青菜。

这顿饭，桌上比平时多了萝卜、青菜、海带汤，这也是我有生以来，唯一一次没有一丁点肉末的团圆饭，但我们一家人都团团圆圆坐在一起。那一天我们家也团了年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只是母亲的脸色是怏怏的，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；而父亲一直默默无语，我无意中瞥见他背过脸去，悄悄抹了抹眼睛。

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顿团圆饭，虽然清苦，父亲母亲彼此却没有一句怨言，因为一家人都知道，只有团圆和睦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
神秘的大红猫

张爱国

将近晌午，我和弟弟窝在被子依然浑身冰凉。弟弟突然掀开被子，脸几乎贴上我的脸：“哥，现在要是吃一块肉，就不冷了吧？”我眼睛猛然发光，又立即发火：“滚！做梦滚外头去！”我伸头看了看窗外，白雪满天地，一条狗都没有。

今天这么大的雪妈妈还去赶集，会买什么呢？荸荠吗？冰凉的，还裹满泥巴，不过很脆，很甜，去年妈妈就买过一回。我睡在被子里，又立即否定这个猜测：去年那回我和弟弟为了争一个大大的荸荠狠狠打了一架，妈妈将我们一顿鞭抽，还说以后狗屁都不买给我们吃了。油条吗？别做梦了，一根油条五分钱，两个鸡蛋都不够。我咕咚吞一口口水。背后，弟弟那边也传来咕咚一声。

母亲回来了，弟弟跳下床。我虽然蒙在被子里，但知道他已经到了母亲身边，而且一把夺过母亲的篮子，翻找里面的东西。

“肉！肉！”弟弟的叫声比那回被母亲鞭抽还要尖厉和恐怖，“哥！肉啊肉！”

我不知道是怎么扑过去的。篮子里，一截肉，有筷子长，有三本语文书厚。一大半是肥的，白色，像被压紧的雪花。也有瘦的，红色，和过年时贴的对子一样红，红里还夹着一些雪花膏一样的白。我伸手去抓，被母亲挡回。

“妈，今天来客人吗？谁啊？”我紧盯篮子里的肉。弟弟说：“是莲姨吧？”母亲摇头。

“王婶吗？”我又问。母亲一笑：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“我……我们啊？”我和弟弟同时大叫，跳起，“买肉给我们吃啊？妈，骗人是小狗！”

母亲还是笑着，不作声，把肉从篮子里拿到碗里。

“妈，快烧啊，快切啊。”我和弟弟一人扑在桌子一角上，盯着肉，“我家刀钝，肉不好切，也不好烧……”

“你们先去玩。”母亲端起肉往厨房走。我和弟弟跟上：“妈，人家都吃饭了，你还不烧啊？”

“玩去！烧好了喊你们。”母亲似是命令，但我们不走。

“不走就不烧！腌起来待客！”母亲连碗带肉放到窗台上，重重地叹一声。我和弟弟这才不得不离开厨房。

“猫！猫！大红猫！大红猫吃肉了。”母亲突然的叫声吓得我和弟弟一哆嗦，继而折回头冲进厨房——窗台上，只剩下那只空碗。

我和弟弟冲到外面，冲到窗台下，大叫：“妈，大红猫往哪儿跑了？”

“那边，那边……”母亲透过窗子指着右前方不远处的一堆稻草，“好像跑去那里。”

我和弟弟跳上矮草堆，脚踢手抓，稻草几乎被翻个底朝天，却不见大红猫的影子。

“妈，你看到大红猫跑这儿的？亲眼看到的？真是亲眼看到的？”我大吼。

母亲洗着白菜，抬头看了看我们，指了指左前方：“哦，好像跑进矮草丛……”

矮草丛有篮球场大，覆盖皑皑白雪。我和弟弟蹑过去，一人折一根树枝，快速抽打着树上的积雪找一遍。没有，开始细细寻找。我提醒弟弟，大红猫可能去下肉跑了，找到肉就行。弟弟提醒我要快，不然肉被雪盖上就永远找不到了。我们搜了好几遍，没见到大红猫，也没见到肉。

“会不会被大红猫丢在路上？”我和弟弟又原路找回窗口下、矮草堆旁。还是什么也没有。

“不找了，回来吃饭。”母亲喊我们。我们不听。我对弟弟说：“刚才只顾着在地上找，肉会不会被大红猫放在树枝上？”于是又跑回矮草丛，更加卖力地抽打着树枝。一刹那，我看了弟弟一眼，他头上、脸上、衣服上，全是雪。

“找！一定找到！”我由东往西，语气坚定。

“找！找！一定能找到！”弟弟由西往东，愤愤然，“哥，找！我们找，找什么……”

“别找了！吃饭！”母亲站在门口，声音被风雪砸得断断续续，“哪里……大红猫……肉没……”

“对！找肉！找大红猫！”我和弟弟同时说，我们的目光又碰到一起，弟弟一惊：“哥，你的眼，好吓人。”我却被他的眼睛吓着——满天的白雪里，他的眼珠子格外红，似乎能当染料用，又似乎正有血在滴落。

母亲突然跑来，折一根树枝，狠狠地抽打我和弟弟：“两个蠢儿子啊，怎么这么……这么蠢……”奇怪，我和弟弟被打都不哭，母亲打我们却哭了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肉，有肥的也有瘦的，烧了满满一大碗，全让我和弟弟吃了。

